



离乱数百年，十载再塑中华。
纵横五万里，刑法与礼仪同运，文德共武功俱远。
隋文帝杨坚睿圣自天，被尊称为：圣人可汗。
他是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！

刘乐土◎著

SHENGREN KEHAN
SUIWENDI

中国
历代
风云
人物

圣人可汗

隋文帝

『下册』

圣人可汗

隋文帝



刘乐土◎著

下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人可汗：隋文帝：全2册 / 刘乐土著. — 北京：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（中国历代风云人物）
ISBN 978-7-113-22618-3

I. ①圣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杨坚（541-604）-
传记 IV. ①K827=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308034号

书 名：圣人可汗：隋文帝
作 者：刘乐土 著

责任编辑：田 军	电 话：（010）51873012
编辑助理：奚 源	电子邮箱：tiedaolt@163.com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 STUDIO	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	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印 刷：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34 字数：648千字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618-3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（010）51873659，路电（021）73659，传真（010）63549480



【第八回】

亡国只为诗词误，辱身皆因恶人磨

一阵强劲的北风刮过，战旗猎猎作响。韩擒虎扯着旗角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他用那面“韩”字大旗蒙住自己的脸，从布缝中窥望着满路上急急前行的隋军，不觉心中暗喜，气涌如潮，看着道旁站着稀稀落落、凄凄惶惶的难民，皆恭敬地让开大路，更是喜不自胜。

来护儿纵马上前，低声说：“韩先锋，前面就是建康。”

“嗯，我看到了。”韩擒虎拿下大旗，随手一扬，“来将军，虽说我们渡江晚了一步，恶战又耽误一些时辰，可我还是先看到建康的城池。”

高大的城墙尽收眼底。城垛楼上，隐隐望见人影走动。刀枪剑戟闪着刺目的亮光，每个垛口上都有五颜六色的彩旗在风中飘摆，煞是壮观。

“不好了。”王颁策马返回，跑到韩擒虎的跟前，用手一指西北，说，“韩将军请看！”

顺着王颁手指，韩擒虎吸了一口冷气。

“咦，那不是溃散的陈军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王颁点头不止，“刚才，我看到有一面大旗，上面有个‘任’字，估计是任忠的部下，这么说，一字长蛇阵被贺将军给破了。”

韩擒虎心中咯噔一下，忙问：“裴将军何在？”

王颁答道：“裴将军已在城下，估计用不了多少时辰就可进城。”

韩擒虎急了，把马缰绳抖得老高：“还站着干什么，跟我进城！”

这时，来护儿、王颁等十几位将军也赶到城下，城门上的吊桥吱吱吱地放下来。裴蕴迎风而立出现在城垛口。

“韩将军，不要攻城了，城门这就打开。”话音未落，厚重的城门已慢慢地开启。

隋军一拥而入，乘势掩杀进城。



韩擒虎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到肚子里，抬头对裴蕴拱手道：“裴将军，幸亏有了你，建康城才如纸糊的一样。”面色依然没有缓和。

裴蕴解释道：“韩将军，差点坏了大事，说好了的事也有变的时候，弟侄可巧今日换防，刚从北门回来，但那任忠却进宫了，所带兵马不过数千人。”

韩擒虎点点头，在众将的簇拥下过了吊桥，入了城门。和裴蕴叔侄见过面后，韩擒虎问道：“贺先锋的钟山之役有结果了吗？”

裴蕴侄子摇头，见韩擒虎一直盯着自己，便忖度着答道：“估计正在激战之中，驻守建康的精锐部队都在那儿。”

“那任忠呢？”韩擒虎疑问。

“任忠溃散来时，衣冠整齐，不像是战败的，倒像是逃脱回来报信的。”

韩擒虎不便再问，转头对来护儿、王颁等众将说：“来将军带人攻打朱雀门，王颁快快分散安民告示，不可激起民变。其余众将各自带兵，封锁建康的各个出口，一般百姓只可进不可出，切莫放走了陈主。”众将领命而去。

韩擒虎不再言语，这一路上虽然有些气喘，但毕竟值得，终于第一个闯进建康城。只要拿下朱雀门，整个陈朝就可宣布完结了。

快马行进中，前面的厮杀声阵阵传来。忽然一个探马从前面奔跑而回，韩擒虎一看那脸色神情，就知道是个坏消息。

“什么事快说！”韩擒虎催促道。

“报，报韩将军，来将军在朱雀门前被箭射中面门，生死未卜。”

“啊！”韩擒虎大吃一惊，“性命如何？可曾救治？”

探马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已经包扎了，可来将军依然昏迷。”

“是何人所射？”韩擒虎知道，一般的弓箭想射中来护儿的面门那比登天还难。因为，凭来护儿的武功，能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绝不能眼见皇宫攻克、陈主被擒之时再损了一员上将，特别是受杨坚宠爱，自己也特喜爱的来护儿有个好歹，那岂不让天下耻笑。

救人如救火，此刻只能驰往朱雀门，探望一下真实情况，不容得慢慢打探了。一挥手：“走！”韩擒虎带人直扑朱雀门。

门前的桥上已经横七竖八地倒了不少隋军士卒的尸体。韩擒虎来到来护儿歇息的地方，翻身下马，哽咽着：“来将军，来将军……”

来护儿轻轻睁开眼睛，含着笑意，点点头。

“来将军，感觉还好吗？”

这时，刚给来护儿包扎的医生连忙接口答道：“来将军的鼻子中了一箭，从左至右，鼻子怕是保不住了。”

韩擒虎悲喜交加：当年经过无数次的战斗，见过的箭伤可以说无数。说是中



了面门，没有不死的，箭的力道十分强劲，有时稍近的距离，那真可贯穿脸颊，像来护儿如此幸运的还真少见，性命无忧了，这是喜；悲的是，如此英俊的来将军没有鼻子，那……

军情要紧。韩擒虎担心军情突变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忙叫过一位行军总管道：“是谁射的箭？”

一位被俘获的陈军小头目说：“是仆射袁宪。”

“袁宪是谁？”韩擒虎环顾四周问。

“那是陈朝中的一名耿直的文臣。”

原来，韩擒虎攻打的西南城门，正是由袁宪把守，文臣出身的袁宪却在生死关头，力克韩擒虎的人海战术。当裴蕴和他的侄子率领叛军从北门掩杀来时，袁宪知道城门不保了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率一队人马，东拐西绕，依仗对地形的熟悉，竟比来护儿提前赶到朱雀门，埋伏在朱雀桥两旁的掩体中。

来护儿骑在马上，正一心指挥攻门，根本没有顾及到在自己眼皮下还有陈军的弓箭手，来护儿督促隋军抱着柴火枯草往门前堆放，准备以火攻门，袁宪一跃而起，拉开弓，嗖就是一箭，来护儿警觉到箭行的哨响，一扭头，鼻尖被锋利的箭锋削去大半，鲜血如注。

乱箭齐发中，有不少隋军倒毙于朱雀桥下。

韩擒虎咬牙切齿，正要继续火烧皇宫。忽然，朱雀门洞开，从里跑出数匹马，一溜烟地跑过来，前面高大骏马上是一位手持白条的将军，他正是任忠。

原来，贺若弼的数万大军齐扑萧摩诃的长蛇阵时，任忠尚未交手就先自怯阵，看看身边的陈军俱是两股战栗，不免有势单力薄之感。本来就有怨气的他更是无心应战，望着呐喊着的隋军铺天盖地而来，当即想也不想，拨马就绕道钟山脚下的密密丛林，从北门进城，直奔皇宫。

要说在长蛇阵中苦战的还数先锋鲁广达。鲁广达左冲右突，冒着如雨的箭矢，挥刀奋力砍杀，骁悍无比，不一会，身边的将士一个接一个倒下去，自己也是血染战袍。利用砍杀的间隙他窥望两边，俱是隋军蜂拥而来，丝毫没有陈军的援手，就知道仅凭自己是孤木难撑，就好比一只恶虎孤斗群狼，终有打盹的时候。突然感到右肩一阵钻心地疼，手握的钢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再也无力拾起，鲜血顺着肩膀、胸脯汩汩流下，染红了全身，心中十分悲怆。

这时，呼啦一下，上来几十名隋军将鲁广达死死地按住，其中一人，手举钢刀朝鲁广达头就砍，被一声断喝止住。鲁广达斜眼一望，一匹赤兔马上端坐一位黑塔似的大将，一杆高扬的“贺”字大旗随风飘扬，心中知是隋军先锋大将军贺若弼。

鲁广达凄然一笑：“贺将军，割下我的人头吧，杨坚会有重赏的。”



贺若弼下马，双手扶住鲁广达颓然欲倾的身子，敬佩地称赞：“鲁将军果然一世英名，不愧是陈朝的股肱之臣，让贺某佩服不已。”

鲁广达的脸色已变得苍白，他有气无力地回答：“贺将军不是嘲笑败军之将吧？”

“贺某岂敢嘲笑忠勇之人。可惜，可惜，鲁将军不为大隋所用，明珠投暗，奸臣误国，连鲁将军也跟着受累呀！”

鲁广达气息奄奄，从口型上似乎肯定了贺若弼的看法，瞪着一双铜环眼直直地望着贺若弼，喉结一凸一凸，声音微弱而嘶哑：“贺将军要是怜惜我，就……就……把我……埋于……此……此处吧。”话刚说完，就歪头倒下去，气绝身亡。

贺若弼很是伤感，命几个军卒按鲁广达的遗言办理，自己复又上马，沿长蛇阵式追击过去。

没走多远，迎面遇着周法尚，见周法尚满头大汗，便惊问：“周将军，蛇腹尚未攻克？”

周法尚一愣，旋即笑了。

“末将正要带人去打蛇头，听说鲁广达甚是勇武，怕将军有失，故……”

“噢，鲁将军确实非凡，只可惜投错了主子。”贺若弼立马往前瞧去，见周法尚的不远处有个陈将被捆得如粽子一般。那人还将脖颈直愣着，从相貌看，贺若弼猜度，那必是长蛇阵的布阵者萧摩诃，对周法尚道：“怎么这么快？这长蛇阵原是首尾兼顾，又能各自为战，伸展自如，进退得度，怎么这么快？”

周法尚听出贺若弼的问话中有怀疑的成分，不禁也笑了，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子，用手一甩，说：“末将奉令攻打蛇腹，挥兵直扑中营时，那守蛇腹的孔范真是饭桶一个，竟弃营而逃，满山脚的都是陈朝的散兵游勇，根本不经冲杀。末将还担心自己贪功，误了大事，所以急急收兵，带队前来增援将军，不想，将军也一帆风顺。”说着，一指不远的萧摩诃说，“这萧老将军亲自摆的长蛇阵，原来竟是一条草做的蛇。”

确实如周法尚所言，长蛇阵是一条草蛇。

贺若弼吸取前次攻蛇头的教训，分军反击，令周法尚率几千人直扑孔范的营盘。只会说大话的饭桶孔范，平生哪见过这样的阵式，当即吓得面如土色，嘴里嚷了一句：“破敌升官的良机到了！”

自己却掉头就跑，一转身隐没于树林之中。主将如此，部下顿作鸟兽散，跟着四下里溃逃，长蛇阵烟消云散。

站在山冈上，左右手拿着五色彩旗的萧摩诃更是目瞪口呆，再也提不起精神，被一涌而来的隋军擒住，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


“那饭桶呢？”贺若弼问。

“躲在树林里呢，他是跑不掉的，已被我军团团围住，说不定趴在哪座坟丘后面，尿湿了裤子也未可知。”

贺若弼纵马来到了萧摩诃的面前，令士卒为其松绑。

“萧将军，贺某是久闻你的大名。前日又领教你的长蛇阵的厉害，要不是我贺某撤退时，急中生智，放着烟雾而退。或许，被俘的就是我贺若弼了。”贺若弼自谦地说，“贺某不明白，长蛇阵怎会如此不堪一击？”

萧摩诃一听，竟老泪纵横。

“苍天灭陈，陈岂敢不亡？从你们渡江至今，哪一仗离开了陈朝的旧僚？他们为何如此肯替大隋效力？真应了讨陈诏书中的所言：以有道伐无道啊。”

贺若弼称赞道：“老将军说得对，连孔范之流也能带兵打仗握有兵权，岂不白白糟蹋了士卒的性命。幸好，他的士卒跟他一样，束手就擒的居多，要不然，可要屈死多少生命？”

周法尚在马上对贺若弼低语道：“刚才盘问了萧将军的几个亲兵。他们说，萧将军也是满腹委屈，自己如花似玉的娇妻竟被陈主……所以，萧摩诃纵有一身好武功，也无恋战之意，所以才有此言。”

贺若弼点头，安慰萧摩诃道：“萧将军是个明智之人。想我家皇上定会重用于你。到那时，我们都是同朝为臣，共扶大隋基业千古永驻。好了，带萧将军下去休息。”

贺、周二人和众多将领并马而行，环视战场，硝烟依然未尽，成群的陈军结队投降，交出手中的刀枪、战旗。

贺若弼上马踩镫而立，大声对身边的行军总管说：“传我命令，我大隋本是正义之师、有道之师，无论收复江南哪片领土，务必要秋毫无犯，不许惊扰百姓。若是逐寇而自为寇，违犯军法的，定要严惩不贷。各位一定要约束部下，一旦放下武器，忠心归顺之士卒，即可视为良民。”

战马往前踏出数步，贺若弼大声追问：“听到了么？”

四周一片应声：“听到了！”

贺若弼向中军总管点头示意，总管高举令旗，挥动三下，各营人马便在本部行军总管的带领指挥下，次第出发，目标直指建康。

正行军当口，下游行军元帅杨广的掾属张衡带着一支人马快速赶上来。

张衡见过贺若弼，说：“晋王已从正面渡江，命你部率队回至江边，击败其水师。韩将军已突破建康，兵临皇宫。”

贺若弼有点遗憾，随命三军转道，心想：这块肥肉到底让韩擒虎吃了。

任忠确实精明，决战未开始自己就脱离战场，侥幸捡得一条性命和免去被俘



虜后的羞辱。一路上，他心神不宁，想：都坏在这帮白痴手里！好端端的大陈就要覆亡了，这也是天意，怨只怨陈朝无明君，因此，朝中无战将，更没有安邦治国的文臣。都不听我的劝谏，不听我的劝谏，延续了数代的陈朝呼啦啦似大厦倾覆。我还逃向哪呢？对，就是要让皇上知道，陈朝完了……战马跑得快如闪电，转眼来到朱雀桥前。

施文庆等正在桥头惊惶失措，暗地里合议什么，见任忠率领数千人回来，忙紧张起来，不知决战胜负如何。

施文庆拦住任忠道：“任将军，战况如何？”任忠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并不下马，只身一人飞奔皇宫大门。

昭阳殿前依然丝竹悠扬。宦官蔡临儿、李善度忙上忙下，正指挥排演陈后主的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此次排演正是让萧夫人唱主腔。远远地就听见萧夫人在殿前的猩红色的幕毯上唱着，周围人声寂静，都在屏气静心地倾听。

任忠一溜烟似的拾级而上，见龙案后面正歪坐着陈后主，一副专注的神情，仿佛城外的酣战和宫内无关，那张丽华、孔贵妃正簇拥在陈后主的两侧，手里挑拣着蜜果甜心含在嘴里轮流往陈后主的嘴里送。

陈后主喜得左右拥着两位美女，咧嘴憨笑，眼神直盯着萧夫人婀娜的身段，很是专注。李善度很快挤到陈后主的跟前，悄声说：“皇上，任将军回来了。衣冠整齐，气宇轩昂，想是大胜了。”

陈后主这才想起城外还在厮杀，忙起身询问，语词甚是和缓：“任将军，来来，快给任将军赐座。”说着对左右文臣道：“任将军来报捷了。”

像一阵风浪掠过海面，下面的音色陡然增强，一直陪侍在皇上左右的寥寥可数的几个文臣皆面呈诧异之色。

宰辅江总探过身子，对大步踏来的任忠双手一拱：“任将军辛苦了，萧老将军呢？”

此言一出，又觉不妥。近日，陈后主和萧夫人的关系，宫内谁个不知，就连张丽华也在陈后主面前揶揄过“怕是又要立新后”的醋话。

任忠行过大礼，默视周围片刻，放声大哭。

“皇上，全败了。皇上应该考虑休战了，臣等已无力再战。”

众臣不约而同惊叫起来。

散骑常侍袁元友、仆射袁宪等人竟一纵而起。袁宪说：“这么说朱雀门不保了。”

袁宪等人已知韩擒虎的军马攻克建康西南城门，自己还射杀了一位隋军将领，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钟山决战了。

他本想中止陈后主的乐会，但见陈后主兴致颇高，对形势颇有信心，加之朱



雀门有壮士把守，才稍稍安心。

任忠道：“恐怕现在萧摩诃、樊毅、孔范等人已做了贺若弼的刀下之鬼，或成贺若弼的阶下囚了。”

陈后主却并不惊慌，也不像以前听到不好的消息就大哭了，心境反而格外坦然，转头对李善度说：“再去府库取些金条来。”

不一会，李善度和几个宦官抬出两个紫檀木的大箱。

陈后主对张丽华使个眼色。张丽华哆哆嗦嗦地从腰间摸出金灿灿的钥匙，递与李善度。

打开箱子，陈后主起身拿出几捆金条一一摆放在任忠面前。

“任将军，好在建康还有大多半是朕的天下，你去招募些士兵，来保卫皇宫，等待援军，就按任将军所说的‘客以速战为贵，主以持重为贵’的固守战略，或许能够挽救败局。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陈灭亡吧。”

任忠颓然道：“再战无用。”

“那如何是好？”陈后主急了，“任爱卿一向足智多谋，总会有个办法吧。总不能让朕活活地做隋军的阶下囚，去向那杨坚跪地称臣吧。”

任忠苦笑：“皇上若为臣虏，臣等哪能有好结果。臣愿替皇上去死。”

江总急了：“任将军现在还说这话有什么用呢？国家养士设官，原本就为的是救倾危之急，怎么能临事不战而言死呢？”

任忠沉默片刻，回禀道：“臣有一计。”

“快说，快说。”陈后主和两个贵妃三头齐伸，等待下文。

“现在，皇上只有准备舟楫，到上游周罗睺处去，凭借水师或可再图创举，如果皇上愿往，臣当以死护卫。”

“舍此，别无他法？”张丽华有些不甘心。

这时，宫中侍卫陆陆续续地把钟山决战失败的消息传过来。萧摩诃、樊毅等忠勇战将俱被捕获，成了俘虏，消息传开，有不少大臣的后背有些发凉。

施文庆两腿已抖个不停，战战兢兢，乞求似的对任忠道：“任将军快去招募军队，怕是晚了，出不去如何是好！”

陈后主听施文庆这么一说，拊掌大笑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，任将军快去准备，朕任你为水陆军马大将军，节制建康所有军力。”任忠拜谢后，带着两箱金条出了皇宫。

这边陈后主又令人将宫中贵重物品收拾好，只等任忠回来。君臣相视无言。大殿的广场上仍是宫娥彩女聚集着，不知是演还是不演。

萧夫人等得不耐烦，噘着樱桃小嘴，不时朝殿中张望，有人小声道：“怎么不演了吗？”



“等不及了？你们等不及了吗？”一声娇音，带着十足的怒气从殿东南角传过来，众人蓦然回首，见是皇上的妹妹绿珠公主，都吃了一惊，心想，这戏是排不成了。

绿珠公主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国事、家事、心事一齐搅得她寝食难安，原先红彤彤的美脸已有些消瘦，显得清寒些。自隋发布平陈诏书以来，绿珠公主就目睹了每一件宫中的丑闻，对陈后主伤透了心，凭着自己有限的影响曾向陈后主进言励精图治，扩军备战，陈后主也采纳了一些，但在用人上，自己却从未能置喙。眼见着施文庆、孔范之流逞性妄为，他们都是败类谬种，骄横成性，拍马溜须，把陈朝的纲纪搞得乌烟瘴气，自己真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朝中能征善战的武将又意见相左，相互拆台，难道害怕自己败亡不速吗？

绿珠公主自开战以来，一直躲在深闺，一心只问佛事，整日念经求佛，祈求平安。终于，平静而祥和的气氛没有了。宫外的厮杀声和杏花酒楼前日益增多的难民都在明白地告诉她：陈朝离覆亡不远了。而宫中依然歌舞升平。有一段日子，她曾幻想萧摩诃能一战定乾坤，幻想着隋朝突然开恩，撤兵而恢复交好，可这些念头也只一闪而过。

特别是当她听说陈后主和萧夫人的暧昧之事时，更是心如火焚，满腔怨恨从胸中生起，心道：主上无德，必丧其国也。

她一路上，眉头不展，苦苦思索，不觉来到昭阳殿前。这段路太短了。抬头一看，哪有如临大敌、国之将亡的悲惨景象？依旧是宫娥彩女，袅袅婷婷，举袖为舞，裙带飘飘。天哪，这陈后主死到临头还依然沉住气，依然从容，依然沉醉于纸金做成的虚幻光彩之中。看到眼前一切，大有悲愤欲绝之感。在听到宫女的噤噤喳喳的议论后，不由得反唇相讥：“既然是要排演，那就演吧。亡国之音，再不演唱，就没有机会了。”说着，绿珠公主紧提下摆，疾步走向殿前。

陈后主见是久未见面的妹子，心想：她来干什么？后主对自己的这个妹子既感亲近又感害怕。亲近的是，小时候起，陈后主就以自己儒雅的外表和满腹词文佳句博得众多姊妹的好感，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文气似水、柔而不蛮的人，不像其他的兄弟，个个骄横无比；而怕的是，这个妹妹对自己的治国大略常有非议，似乎不赞成自己作为承嗣皇位的人，曾私下里对皇后柳氏说过自己不曾有君临天下的胸襟和气魄。望着绿珠公主的满面怒容，陈后主也不觉渐生悔意。

想到宫外隋军兵锋，而宫中却……绿珠公主登上殿来，径直往那扇玉翠屏风前坐下，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陈后主和旁坐的孔贵妃、张丽华，来回扫射了几遍，一语不发。

施文庆满脸堆笑，上前问：“公主今日有空？”

绿珠公主轻轻哼了一声，对陈后主道：“皇上，今日怕是最后一次排演您



的《玉树后庭花》了吧。也好，也好，从此可以不再有社稷之忧患、国家之存亡了。”边说边笑，边哭边走。满朝文武呆望公主远去的背影，如泥塑一般。

突然，就听到殿前杀声一片，人马如潮水般地在一片匆忙的杀戮声中退至殿前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一个如铅块一般沉重的问号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

黎明前，一块磨损了边缘的明月，照耀着建康城外的郊野，一片寂然。偶尔听到远墟数声犬吠、两声鸣啼，更透着几分荒凉和凄惶……

一支支火炬，飘飘忽忽地沿着驿道过来。橙红色的火焰照出一队队盔甲鲜明的身影。那队中的大旗皆书有“杨”字，随风招展。

队伍中，身着金盔兜鍪、披红底风毡、胯下高头大马的年少将军正是杨广，左右便是帅府长史高颖、副使薛道衡。

杨广趾高气扬，威俊的脸上却显得异常平静，他转头对高颖道：“这下就有交代了。孤终于没有辜负父皇的厚爱之心。大隋终于统一了中国。这连续征战多亏了你们二位日夜献策，待我回去禀明父皇，一一将你们和韩、贺二将军的天大功劳都细说出来。只怕父皇都不知如何赏你们了。”说完，哈哈笑着，扬长而去。

高、薛二人正想谦虚一番，见此情景，只得相视一笑，也纵马追将过去。

薛道衡对建康再熟悉不过了。那首《人日思归》不就是在这里作的吗？

想到这，他不由吟道：

入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。

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

高颖调侃道：“薛内史的千古佳句怕是以后再也吟不出来了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内史侍郎今天想必感慨更多。你对建康很熟悉，今日再来，有何感想？”

薛道衡默不作声，只是朝高颖笑了笑，心想：当初的寂寞难耐岂是你能体会的，那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感此时又怎么能轻易流出呢？

抬首仰望，那湛蓝的天空中，又一次传来春天北归大雁的啼叫，真挚的还乡情感又一次涌上心头。杨广一边品味着《人日思归》，一边随口说道：“高长史，你的‘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高颖顿感失言，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心情说出来，忙道：“元帅可别误会了，我的言下之意是，江南多才女，是想试探薛兄是不是在出使江南时有所偶遇，说不定还能演出一段风流佳话呢。”

“哪里，”这时轮到薛道衡窘迫万分了，这个聪明的高颖明明是想替他自己辩解，却意外地道出自己心中所想，“高长史，你我此时的心情应该相同，再也



没有异乡之感了。但当日的情形确实不一样，异乡度日，总是深感日子难熬，怎不产生倍感思乡的情绪呢？”

杨广一抖马缰绳，有点兴奋得过了头。

“好了，你们二位都别说了，我也正是这个意思，如今进入建康城，我心下生疑了，人呢？人都到哪去了呢？”

其实，他的内心是想问：美女呢？美女都到哪去了呢？忽然想到高、薛二人都是身份不同寻常，随即改了口。

“晋王，”薛道衡见转移了话题，有所欣慰，那心中一闪而过的绿珠公主的情影也变得恍惚起来，“此时，天还未大亮呢，怕是等天亮以后，战争的惨景就纤毫毕露了。”

高颖补充道：“建康城内的战斗想必到了最后的关头，这儿离建康只有一步之遥，我们是否放慢行军速度，免得激起难民的反抗。”

“这倒不会。有贺若弼在前头，只管走，我看得出来，贺若弼有些老大不高兴，要不是我命他来迎中军帅府，怕是进建康的就不是韩擒虎了。”杨广自信地说。

天渐渐地亮了起来，有不少军卒正在熄灭手中的火把，扬起的灰烬在清晨的薄雾里飘荡，有股火烧味儿直窜鼻孔。不一会，道旁的枯草丛中，已有不少未烧尽的火把横陈在那里，如半枯的木桩。

“这就是劫后的陈朝，再也燃烧不起来了。”杨广说。

渐望见那段高耸的城墙，城楼上的大旗已是大隋的了。士兵来回走动的身影显得很轻快。这激起中军的兴致，他们不待命令下达，已经跑步向前了。

薛道衡的心随着有节奏的脚步声快速跳动。他真的很担心，那久已向往的熟悉的面孔已经香消玉殒，更担心那身淡绿的衣衫突然飘到自己眼前时，自己会不敢以目相视。那是多么堪堪不能令人接受的相会。

转面一想，不就杏花酒楼的一面之缘吗？说不定那次偶然相会早已从她繁琐的生活中荡然无存了。那宫中的温情早已在缠绵的《玉树后庭花》的艳曲中变得乖张而暴烈了。

“喂，薛兄，你又在沉思什么？”高颖的话把薛道衡从回忆拉回到现实。

“到了，到了！”杨广有些手舞足蹈。

正在这时，韩擒虎的部下总管飞马来报。真是大快人心。陈宫已被韩擒虎占领，陈后主被活捉。所有皇宫中的成员尽被俘获，宫室嫔妃、守宫的卫士、护驾的文武大臣统统投降。消息传来，人们欢声雷动。

此前，韩擒虎带人直奔景阳殿，绕了一圈，刚到西南角，就听那片枯枝下面有窸窣窸窣的声音，仔细一看，还有一只绣花的暖鞋掉在花树枝上，似乎有人躲在



里面。

几个士兵对着那树丛大喊：“井底下的人快出来！”

井下没有任何反应。韩擒虎挥剑砍了几株枯树，拽去后，果然有一石栏井圈，与地面相平，还真不好发现。

“再不出来，就往下扔石头！”韩擒虎张口大喊一声，“扔石头！”

“不要扔，不要扔，我是陈朝皇帝。”

韩擒虎忍不住大笑，士兵跟着笑。

韩擒虎命士兵用绳子系住一个筐送下去。准备把陈后主拉出来。在拉绳子时，士兵是憋足了劲，脖子上青筋突出。韩擒虎纳闷：咦，都说这个陈后主是好色之徒，原来还是位好吃之君，有这么重吗？

一个士兵道：“我的妈，这个皇帝咋这么重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这样的人怎么会不重？整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。”

韩擒虎说道：“你们懂个屁，他这么胖都是民脂民膏喂养的。不要说了，免得一不留神，摔将下去，把他摔个半死或是死了，不好交差。”

几个士兵这才止住了话头，用了十足的力气，往上拽筐。等到把陈后主拉出井口时，韩擒虎及众人都觉得既好气又好笑。原来拉上来的不止一人，而是陈后主、张皇后、孔贵妃三个人。这三个人紧紧抱成一个大砣，浑身都湿透了。

杨广一行过了朱雀门，对眼前豪华气派的宫殿群落是赞叹不已。画栋雕梁，飞檐高挑，有十只金兽稳坐在屋脊之上，昂首视天。令杨广诧异的是那些兽眼俱泛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七彩之光，心想，这必是稀世美玉镶嵌的。

那高矗宫城的正殿金碧琉璃瓦，辉煌无比，上面是两层挑梁、美轮美奂。下面隐约冲天的四时花树，影影绰绰。

薛道衡在前，因为他对这里的草木、宫殿格局再熟悉不过了。他瞟了一眼就在朱雀门旁秦淮河边一酒楼——杏花酒楼，内心真切希望那熟悉的倩影此刻能在窗前闪现。可是，没有，所看的是那飞出窗外的布帘一角。

高颍内心盘算着：杨坚接到天大的喜讯，该会有何反应，肯定是泪光盈盈。这是多少代人的梦想啊。他环顾街市两旁，隐约从人们的脸上看出了在陌生中夹有喜气的神色。心想：这就是民意。那些终年关门闭户、战战兢兢、不知几时祸从天降的怯懦百姓们，也拥挤到街头，观看隋军入城时的风光气派，甲仗如云的威风杀气，特别是目睹了那位俊伟朗目的隋朝二皇子杨广更是啧啧称奇。

杨广说：“高长史，我们中军虽说渡江晚，却是第一个踏上江南土地的，而且这一步就跨进了陈的心脏。父皇该是何等的高兴。”

高颍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刚才臣之所想也在这点。我想，皇上的诏书不日就可



到来。到那时就可依诏行事。”

杨广道：“高长史和父皇同患难，可谓父皇的股肱之臣，何不猜测一下，免得把战果浪费在来回往返的路程中，贻误了最佳的战机。”

“正是，元帅思考得对，我想，对江南百姓而言，不在于谁当了君主，谁统治他们，关键是能否实行仁政。贾谊曾有《过秦记》，始皇统一中国后，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与仁政无关，蹈亡之速，史不多见。”

“高长史果然学高才绝，现在，最要紧的是安抚民心，知民之所想，办民之所办。”杨广颇会迎合着高颍的心思。

“元帅说对了。”高颍赞了一句，接着说，“陈主是不能杀的，此人大有用处！”

“哼，陈主不能杀，那我们还占建康做什么？”杨广说，“对无道的昏君都要安抚吗？”

“元帅，我们现在虽说灭了陈国都城，但江南五州二十郡县尚在陈主臣下的手里，至少他们是忠于陈主，倒不如让陈主一一写信明白地说清，从此归属大隋，况且，上、中游的周罗睺、陈慧纪和杨素、秦王杨俊的部下相持不下，不如让陈主去一封信，就可免了许多刀兵之苦。”

杨广频频点头，心想：这老匹夫，计谋就是多，头发梢都是空的。只可惜，和太子杨勇做了亲家，要不然……

“薛内史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怎么对建康处处都留神注目呢？”高颍赶上来，对薛道衡说：“陈朝中有不少罪恶极大的，有民愤的，道衡兄点几个出来，就地斩首，以示大隋绝不纳奸佞之人。”

薛道衡道：“最要斩的当是皇后张丽华，这个女人是个祸水，整个陈朝的淫风都是由她引起的。其次，像施文庆、沈客卿、阳慧朗等三个佞臣必不可留。”

“嗯，今天正午就斩他们于街市，必能除奸安忠，抚慰百姓的愤怒。”

杨广听他们二人说笑，心中有些不高兴，杀不杀谁，岂能由你们决定，听说张丽华是个人间尤物，能勾男人心魂，并使男人快活得无以复加，不觉心中神往。

薛道衡过朱雀桥，就见宫门上的旗帜已改，宫内的隋军正在忙着清点珍异宝贝，忽然想起一件宝物，正是留着绿珠公主背影的翠玉屏风，担心被士兵毁灭，急急策马往前赶去。

突然，宫内鼓乐齐鸣。震耳欲聋的强音中，韩擒虎率众来迎晋王杨广一行。见着薛道衡，韩擒虎说：“大功告成了！”

薛道衡下马，说：“韩将军，这下你没有什么怨言了。”那意思是，你的头功终于到手了。



韩擒虎咧着嘴：“幸亏有薛内史和高长史从中权衡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拿眼望着后面。

薛道衡说：“晋王最想知道，陈朝的君臣可有因反抗做了刀下鬼的。”

韩擒虎摇头，说了袁宪的事，薛道衡点头称是：“没想到，韩将军也有隐忍的肚量，这就好。哎，宫殿中的那块屏风怎么样？”

“殿中已没有一个人了，全由士卒把着。来护儿押着陈叔宝的后妃已往内宫，把女眷、男人分开，听说陈叔宝是个老色鬼，这下就让他尝尝和尚的滋味。”

杨广等人一一赶到，将帅见面，叙礼一番。杨广的眼睛就不停地在俘虏中扫来扫去，眼神带着嘲弄和色迷迷的表情。高颍看在眼里，心想可不能由着杨广胡来。

登上宫殿，杨广转身一望，顿觉威风八面，好不惬意。当皇帝的感觉真好，可惜我比杨勇晚出生两年，想到这，不免有些灰心。平陈可是我杨广的功劳，你杨勇在宫中拥女抱妾，反过来，我倒要辅佐你，太不公平了。

殿前跪满了降臣。

杨广道：“陈叔宝乃无德昏君，有此一劫，理固宜然。本帅倒想知道，陈朝中有无奸佞之臣，为非作歹作恶多端之徒？”

陈后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这杨坚的二皇子如何待己。侧立在任忠旁边的袁宪瞟了一眼众臣，谁都没有出声。

高颍低声说：“元帅，可以让百姓揭发，明日都押出去游街，谁得的臭鸡蛋最多，就说明谁是奸臣。”说完后，便从殿柱后走了。

陈后主耳尖，一听游街，心想：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！抬头说：“罪国之君，理当被斩。”说着便干哭起来。

实际上，他是做做样子。

“呸，”晋王杨广厉声制止，“本帅自是眼明，来人，把施文庆、沈客卿、阳慧朗、徐析、史暨慧等五个奸佞拉到宫门外朱雀桥上示众。明日处斩。”

五个被叫到名字的佞臣早已筛做箩糠，瘫在那里竟站不起来。

宰辅江总说：“晋王真乃神人也。此五者作乱宫中，行霸于民，早就该处斩了。”

“你也不是好东西，不过听说你的诗写得不错，留着你的性命，待日后看看可有用处，再去办理。”杨广劈头一下，吓得江总如吃饭咽了一下，下面滔滔宏论便打住了。

“晋王，都收监吧，待带回长安交由皇上处置。”薛道衡附议。

杨广点头，左右不见了高颍。正迟疑间，高颍拾级而上。

“高长史，你……”薛道衡问。

高颍并不搭理，走到杨广耳边小声说了几句，杨广脸色唰一下变白了。



原来，高颖对杨广放心不下，独自先去了后宫，到后宫，便叫出了皇后张丽华。一见，果然是天生的尤物，那标致的脸庞上峨眉淡扫，流动的眼波摄人心魄，走路时，身腰扭动间，散发万种风情，连高颖都要把持不住，来护儿和众军卒也都直直地望着张丽华。

高颖勃然作色。

“都说你是个狐媚，果然不假，来人，就地杀了。”

张丽华何等聪明，她一被叫出，就知道今天自己的大限之日，嗤嗤地傻笑了几声，从士卒手中接过锋利的刀，往玉颈上一抹，顷刻间，鬼魂已赴森罗殿。

所有的宫中美人、贵妃都大惊失色，有几个已昏厥在地。唯有站在最后排的绿珠公主冷眼看着倒地的张丽华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这轻轻的一哼，吸引了高颖，定眼一瞧，天哪，这又是一位人间绝色。只是这一眼，就把高颖的内心搅得心烦意乱。他收回目光，对来护儿交代几句，匆匆赶回前殿。

杨广一行赶到后宫时，只有一具张丽华的尸首横陈在那里。杨广跺足长叹一声，绕着张丽华尸首转了两圈，一言不发。

高颖说：“孔老夫子曾言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同时，姜太公姜尚辅佐武王夺取暴君纣的天下，取商代周。面对祸水妲己的美貌，实在不忍心下手，可又不得不下手时，只得蒙面提刀连捅数刀。”

杨广内心如翻江倒海，表面上除了一声长叹外，面沉似水，听到高颖所言，忙露出笑意。

“高长史，本帅长叹没有其他意思，此人入宫作乱才使陈朝上下相淫、朝风不正，倘若没有她，陈朝尚能苟安一时，我倒是想美言她几句，看她如何反应，再说，要是陈叔宝知道了，说不定也要寻死觅活，对完全占领陈朝江山也是一个不小的阻力，好在还有其他宠妃幸在。何不让陈叔宝和她们小聚一两天，待押回帝京长安后，交由父皇定夺。我们还是把精力投在战事上。”

一番话，滴水不漏，闹得高颖浑身不自在。

高颖让陈后主分别给长江下游的陈将写信，令他们降于隋。至此，平陈以胜利告终。此役，大隋占领了南陈全部属地，得州四十、郡一百、县四百，分裂数百年的南北朝重新融为一体，实现了数百年间出现的风云人物想实现而没能实现的梦想。对江南的肥沃土地，杨坚倾慕已久，对江南人士他却无论如何放心不下。平陈的大军还没有凯旋，远在帝京长安的杨坚诏书就发至前线。

高颖看过诏书，愈发对杨坚深为敬佩，这才是有远谋的君主。诏书写道：“公（指宇文述）鸿勋大业，名高望重，奉国之诚，久所知悉。金陵之寇，既已清荡，而吴会之地，东路为遥，萧岩、萧玟并在其处。公率将戎旅，抚慰彼方，